

譚友夏合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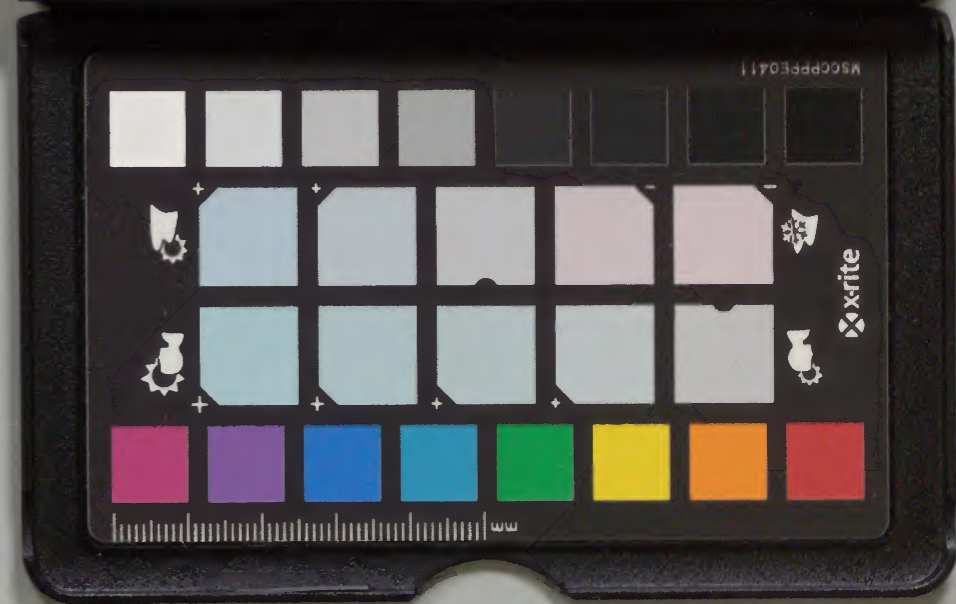
十一之二

漢書門類			
一〇	六七	一〇六二	一
冊	函	號	架

內閣文庫		
三	一〇六二	漢
七	一〇	書
函	冊	類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622
冊數	10 (5)
函號	317 118

五



新刻譚友夏合集目錄

鶴灣

文庫

淺草文庫

卷十一

記

遊玄嶽記

遊南嶽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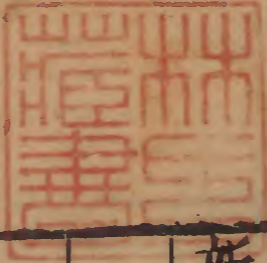
初遊烏龍潭記

再遊烏龍潭記

三遊烏龍潭記

陳武昌寒溪寺留壁六詩記

卷十一目錄



繁川莊記

重修寶峰山觀音寺碑記

譚友夏合集卷之十一 鶴齋文集

竟陵譚元春友夏著

婁東張采受先

古吳張澤州臣

評

記

遊玄嶽記

自寒河七日抵界山山始衆是時方清明男婦鬢生

感○別有領會他入○作一記結語○此備以之竹○起語層

柳枝凄然有墳墓想至迎恩觀昇人忽下肩向井東

○折幾無聲○忽可即而衆○客深杳○有人聲○影○

叩首復昇上肩去肅肅倅人矣過沐浴堂夾古栢陰

黑成市與王子坐栢下告之曰此物豈無神乎矧今
 目萬林入遇真宮復出行于栢窮其栢之際仰眠枝
 頰盼眼無一殊遺者栢窮為仙關關阨塞他木老禿
 與細竹點兩山又行陂陀中指元和觀東路行人紘
○惘然○惘然○然
 紘者何所也同行僧曰十八盤道也返則徑其處又
 行沃野乃見王虛橋橋渡之以之于宮耳舍橋繇樹
 隙傍至道人室繇道人室躡板渡涵渠旁至宮宮麗
處不有說處處○一○句○畧○之○妙○有○手○張
 甚制乃不可詳且非野人所好旁至會仙樓峻壁四
 周蒼翠無間啟後窗有樵人方負薪過出宮栢數十

層亂于門又旁至先所謂橋者微聞水音不能去返
 道人室語同行僧曰遊他山人跡不接從本路出入
 稍曲折焉即幻矣此山有級有鑠有緹以待天下人
 如人門前路天下人咸來此山如省所親足足相躡
○游○情○須○與○衆○別○乃○須○幽○入○其
 目目相因請與師更其足日以幻吾心同行僧曰此
 而去有金沙坊明日從望仙樓後繇昨所謂樵徑者
○語○肯○水○經○注○此○譚○子○意○符○處○輒○淡○然○以○出○之
 漸不逢人橡葉正秀壑平其阜柳家澗初自林出嶺
 行屢折橡輒隨其折處忽從萬橡中下一壑高低環
 青有石可坐澗亦送聲來坐處將至坪左山深杳道

者結廬纔引脰望之。有二山鷄。從澗中衝起入觀中。道人方煮椽麵。接衆食。隨磬下。黟齋堂啓窗。羣山壙如出。與王子坐泉中。而同行僧從左右遙呼。已先得一處爲閑亭者。爲烟客居者。皆可澹人情慮。去坪回望坪中。殊秀絕然。壑漸深。樹皆如其深。數高卑踈密。非聰明所能施設。過繫馬峰。忽一岩奇甚。連延數處。怪石與樹與草與澗。若一心一手。彼隙則此充之。與王子復返。其起處詳觀焉。岩未窮。即爲仁威觀。有落葉數十片。背正紅點橋前小池。若朱魚乘空過。觀十

餘里。桃李花與映山紅盛開如春。接葉濃陰。行人渴而憩。如夏蟲切切作促織吟。紅葉委地如秋。老槐古木。鐵幹虬蟠。葉不能即發。如冬。深山密徑。真莫定其四時。有猿綴樹間。方自嬉。童僕呼于後。猿挂自若。入隱仙岩。無居人。惟異栢一株。頰垂楊。梟梟然。新青欲墮矣。自老姥祠而上。望天柱。南岩諸峰。嵐光照人。層浪自接者爲一重。而其下松栢翼嶺。青枝襯目。稍近而低者。又爲一重。兩重山。拔魂弄色于暄霽之中。萬壑樹交。蓋此圍于趾步之間。目不得移氣。不得吐。遂

歷○池○重○而○奇○輝○躍○然○矣
休○五○龍○方○丈○自○恣○焉○宮○所○負○山○峯○峭○然○豪○立○所○謂○五

非○二○池○碌○碌○不○可○照○覽○一○入○即○出○又○途○中○經○奇○踰○涯

間○有○凌○虛○岩○希○夷○誦○經○臺○自○然○庵○皆○勝○皆○畧○之○是○夜

眠○不○穩○樓○下○有○繫○猿○啼○到○曉○早○起○梯○石○穿○岡○上○竹○樹

幾○不○可○止○細○流○時○在○耳○邊○與○蒙○茸○爭○路○又○行○四○五○里

俯○看○深○壑○茫○若○墜○烟○身○在○壑○底○五○龍○忽○在○天○際○下○級

水○自○北○來○南○響○始○奔○自○南○折○東○始○為○青○羊○澗○澗○上○置

高○壁○成○城○相○圍○如○一○甕○樹○色○徹○上○下○波○聲○為○石○所

激○人○不○得○細○語○桃○花○方○自○千○仞○落○亦○作○水○響○聽○澗○自

此○橋○始○快○焉○沿○澗○而○折○過○仙○龜○岩○如○龜○負○苔○蘚○而○坐

泉○從○中○噴○出○濺○客○此○而○上○石○多○怪○向○外○者○如○捉○人○裾

向○下○者○如○欲○自○墜○突○起○者○樹○如○為○之○支○扶○中○斷○者○樹

如○為○之○因○緣○其○為○杉○松○栢○尤○奇○在○山○上○者○依○山○蹲○石

根○露○獐○獐○必○千○尋○數○抱○而○後○已○其○在○深○壑○者○力○森○森

以○達○于○山○千○尋○數○抱○纔○及○山○根○而○望○其○頂○又○亭○亭○然

與○高○樹○同○為○一○蓋○此○殆○不○可○曉○覺○山○壑○升○降○中○數○千

萬○條○皆○有○厝○置○條○理○參○天○拔○地○因○高○就○缺○若○隨○人○意

想○現○者○始○猶○色○然○駭○中○而○默○息○久○之○告○勞○焉○如○江○客

之厭月矣。然每至將有結構處，尤警人思。自仙龜岩過百花泉，東至滴水岩，觀其水所滴如刻漏。是時南岩宮殿已迎瞻矚，猶尋徑左行。右見五龍，已如舟中。望岸上送者，欠立未去。而五龍前所見衆山紛紛委于壑，松栢各隨其山下伏，安然與荇藻不異。自顧身所經處，石奇植非無故者。度天一橋，山蓋自吐道人室，層架其上。峻坂危棧，相爲奔秀。及登小天門，有岩石垂垂，冒人但所謂巨人跡者，質質不可踵趾。王子亦曰：岩間紋多類此者，欲入殿觀諸岩之奇，而兩

日間木石多變，心目賢勞。若更以衆奇巖惑之，縱觀費目分觀，費心參差，觀心目俱費，費必將有所遺。曷寓道人室，明晨澹然一往矣。日未午，道人不可久對。與同行僧謀此半日，亦無坐理。當以了虎耳巖，同行僧曰：若上太子岩，取道之虎耳，則并可了紫霄。乃往紫霄。其宮背展旗峰，卷雲切鐵，有起止之勢，使人眩栗。已入宮，問禹跡池及福地所在，則已過。復出宮，觀池。遶池登福地，泰頂以下諸峰，赤日直射，有光無色。繇宮上太子巖，磴道迢迢，疲乃造極。泰頂別爲一重。

不可見以下諸峰嵐息烟滅暄多而妻少繇岩歷山
 上行臨睨紫霄指隔嶺朱垣問同行僧云為威烈觀
 行穿後山下趨虎耳此路無林木見一松追而憇之
 虎耳僧適來松下會因同進近巖有竹數竿水一泓
 與王子堅坐此入岩嵌空成屋故榻尚在僧導至頂
 上凡老僧花木亭榭殆盡惟藕塘水猶與泥相守僕
 有善取藕者跌而下兩足踏藕之所在知梭往反而
 手出之心眼之開山僧以為樂送余從嶺間還不繇向路忽循
 展旗峰後過其隙中峰方削而突古竟離為處非
每以分疏處曲盡其向背起伏之妙

先研見皂霧相連者矣稍進復會于五龍來路之杉
 松下較始見覺親益虎耳心目閉于無林故也晨起
 往觀岩岩在殿後大石百餘丈詭秘峭刻有骨有膚
 有色有態有力有巧高者上躍壑以下至不可測使
 鬼為之勞矣內察岩之高下思理外察頂之起伏神
 情不覺遂窮亭際憑欄坐析遠望人客佛號沸然思
 日天風吹木作瀑布聲常以之自愚為岩中補遺已
 而詳所過幾處亭閣蜿蜒天與人規製若相吞西去
 為元君殿數十折至捨身崖大木隊而從繇級以登

爲飛昇臺。臺孤高。亭其上。天柱峰聳然在五步內。不
望亦見矣。臺旁有一樹。下窮壑。上出亭。挾千章萬株
之氣。而葉未能即發。作枯木狀。臺上石後老松。有一
并散作數枝。銜石而披。大風搖之。宜可折。偏以助此
臺靈奇。臺旁又有靈臺。露臺下有巢穴者。能休。張呼
心。神。監。動。語。氣。孤。丹。
之久。不應。慨然舍去。行晒穀嶺。經黑虎岩下。精魂方
爲諸岩所奪。至此都不經意。過斜橋。問斜橋人。上頂
有三徑。一爲磴道。人所繇。三天門是也。一爲官道。繇
歡喜坡往。一爲樵人道。繇銅殿岬入。予樵人當繇岬。

入同行僧別去。上三天門。獨與王子次萬丈。奔向背。
香鑪諸峰。行枳棘中。數息數上下。道人家汲水者。負
土築者。稍稍過于路。乃至岬。石岩高危。嶺橫如界。同
行僧先至。迎我太和。一見而笑。繇磴道者。近耶。小憇
道人室。室七層。有鴉數十頭。方向板屋上。飛喘而登。
天柱絕頂。禮真武殿上。觀其範金之工。四顧平臺。萬
山無氣。近而五老鑪燭。遠則南岩五龍。在山下。時了
了能指其峰。今已迷失所在。惟知虛空入掌。河漢西
流而已。出返銅殿。是元大德年物。坐觀天柱峰。草木

童稀石骨寒瘠壑而上石稍開因築城衙開處城而
 上石復結稍欹之以護頂至于頂乃平焉高削安隱
 天人俱絕因想山初生時與人初上此峰時皆荒荒
 不可致思私語王子曰水猶不滿人意如此大名山
 苟有千瀑萬泉流之使動樹抄石鏤受響不得寧吾
 何思廬霍哉同行僧曰此而下蠟燭諸澗純是水矣
 且可了瓊臺但察僧意以失三天門為恨然予以避
 三天門益力從瓊臺往非避其險避其雜也他日譚
 山中事獨不知三天門何在亦奇矣乃復自崕出枳

棘隨人衣裾漸覺又有山石傲岸與他石離而立于
 前者無數皆默領其要王子恐予未見輒從後呼語
 之至上瓊臺瓊臺峰落落有天地間意去投宿中觀
 桃花開我立處松古于門外有數鳥拍拍飛而東入
 登其樓蠟燭兩峰正當窗不知其名而圍者同照眼
 是時天欲暮白雲起壑中然氣甚煖力不能上山閑
 步靜室有道人瞻視不凡與之語導以山下僻處松
 石依依可坐而即促予起曰鐘時虎過此因明日行
 澗上夜夢即焉踰一岡為下瓊臺兩燭峰已向後數

里始入澗山束為峽水穿其腹右伏者為底豎者為

塚大者為激最大者為分湍石少者為衍多者為磧

石不勝水者狹為溝寬為塘水石并勝則狹聲急寬

聲遠長石為橋方石為水中臺圓石為座植本之朽

而倒于水中央者亦賴之為橋水趨左而傍右嶺行

水忽趨右人從右穿左水分為二道則人踏水聲相

石之可過者托履焉心在水聲者常失足視在水聲

者常失聽心視聽俱在水聲者常失山恐其失也常

坐石兩崖望王子常越數石坐水中大石予望其自

石過石也若蹈空亦常徙數處而兩崖山斷復合開

復收削復平者樹層層翠水光中妙高夾立畫鷄驚

飛自山半亦思返日非斷崖不得露澗二十餘里皆

陰陰而山香四發不辨其自何來惟左山一隙有行

人繇山路出同行僧曰此自威烈觀來前紫霄山後

所望丹垣者也至此一嶺橫于前以為不復峽而趨

過之又峽焉澗聲直汨汨宜至王虛岩下九渡澗旁

出與之合巖雨收其響以為幽遂欲為諸岩冠澗中

觀巖巖上望澗上巖水聲若在在空中下岩水聲若在

木末而其間結構天為之屋人為之棧無此一段是
山猶不可竟也遂自此竟之以為武當山記其下十
八盤與其出路不足論

此山之董孤
八盤與其出路不足論

遊南嶽記

有其人其地而卒未之也譚子

丙辰三月譚子自念其為楚人忽與蔡先生言我且
欲之嶽于是遂之嶽湖南山水舟戀其清次江潭盟

周子以靜遊周子許焉譚子曰善遊嶽者先望善望

嶽者逐步所移而望之雨望于淥口月望于山門皆

不見譚子悵然都市乃得見之深于雲一紙耳將抵

衡觸望莊栗空中欲分天又望于縣之郊菴雲頂一

二片縱着的的見縹碧又望于道中萬嶺皆可數然

是前山非郊庵所望縹碧者也道中多古松極色綠

其旁聽觀如意行三十里入嶽坊雜木亂植新葉洗
人步尋集賢院廕松息竹一僧瘦淨良久始啓扉問
周子何來蓋周子少時讀書院中扁尚有周楷姓字
是日意有餘再往水簾洞越陌踏澗澗中亂石流影
閒花開之舉頭見山巖間忽忽搖白光者水簾也水
傾如簾霜雪同根下坐冲退石且卧焉以仰察其所
飛返于廟天乃雨明日又雨登峯者危之驅車而上
不雨及華嚴峯晴在絡絲潭及潭晴在玉板溪及溪
晴在祝高峯若與晴逐者紫雲洞以上泉氣白墳絡

緯。輒。輒。潭。名。不。謬。過。潭。無。不。泉。者。左。右。交。相。生。或。左。
右。隱。或。左。右。微。斷。惟。玉。板。橋。左。右。會。草。木。陰。其。響。離。
橋。南。折。頻。上。綠。影。小。憇。半。山。亭。遊。者。頗。自。足。香。鑪。獅。
子。南。臺。諸。峰。皆。莫。能。自。立。鳥。莫。能。自。飛。再。上。可。折。入。
鐵。佛。庵。矣。日。留。以。快。歸。路。又。上。則。湘。南。寺。意。不。欲。往。
遂。不。往。惟。一。入。丹。霞。寺。棟。宇。飄。搖。若。欲。及。客。之。身。自。
此。以。上。雲。霧。僦。居。冬。夏。一。氣。屋。往。往。莫。能。自。堅。僧。莫。
能。自。必。譚。子。每。值。平。臺。頻。納。晴。朗。所。曾。經。危。聳。已。有。
岡。焉。者。有。壑。焉。者。矣。廣。疇。細。畝。水。微。明。如。江。江。水。亦。

莫能自大。出丹霞門外望。又有異同矣。漸仰幽徑。穿
 草木花竹行。有檉松拙怪可笑。顧周子而笑之。踰北
 斗嶺。嶺盤為星數步。一折足不遑措。頗以此生喘轉
 尋飛來船石。眾石支扶一石。翱翔甫定。啣尾臥其上。
 人從隙中過。見石上樹如藤皮。半存青青。自有葉望
 講經臺甚了然。遂不往取。舊路邊山而下。指隔山上
 封寺道有級路。趾斜垂。蟻影遊人與雲遇于途。雲不
 畏人。趾窮坦。然得寺。僧火于衲。客依于鑪。是時春夏
 交候。有蟲無鳥。亭午弄旭。澹若夕照。由寺後上祝融

峰頂新庵舊祠。僊往客來。四顧止有數人。數人止各
 據一石。晴漾其裏。雲縫其外。上如海下。如天。幻冥一
 色。心目無主。覺萬丈之下。漠漠送聲。極意形狀之轉
 不似。譚子顧周子語奇。光難再得。願堅坐以待其定。
 周子許焉。久之雲動。有頃後雲追前。雲不及遂失隊。
 萬雲乘其鏘。遠山左飛飛。盡日現天地。定位下界山。
 爭以青翠供奉。四峰皆莫能自起。遠湖近江皆作一
 縷。白譚子持周子手不能言。右下會仙橋。是青王壇
 也。橋垂空外。架空中石。老松矯首橋下。倚試心石。不

可以咫尺。乃復過上封。見岐路。幽翠鬚鬚。若有奇欲搜
之。僧曰。此下觀音巖矣。留爲明日南臺路。宿諸寺雲
有去者。星月雍然。磬聲不壯。晨趨望日臺。艱難出淺
霧于天海之間。稍焉日脫于窳山。山雲洗乃搜。所謂
幽翠。若有奇者。觀音巖也。寺閣光潔。有泉鼎鳴。自幽
徑左行。忽得來時路。祝融追隨。下鐵佛庵。乃不見。此
皆所謂後山也。菴以下爲堯率菴。下極復上爲已公
巖。稍上即又平爲福嚴寺。惟獅子天柱相從最遠。左
方溪澗溝塍。時時宕人眼。因思來時路南臺左翼所

峙者香鑪獅子赤帝諸峰。所望者特右之溪澗溝塍。
雖南臺火無昔觀。要當補爲歸路也。出南臺松徑。豁
整如前。初入衡山道。想其未火時。譚子悵然已復自
解。遊人各自有會。如所憇堯率菴。大竹桐如筴皮半
脫。泉喧喧靜。其右僧引人閣上聽泉。晴天雨注。凭軒
對天柱峯峯氣靜好。可直此一來耳。下退道坡。坡盡
榛楚荒寂處。有閣觸目知爲紫虛閣。跡之道士樵。肩
戶。攀檐端接魏夫人飛仙石。石盤空外。勢出香林。高
松寒覆。而溪聲曲細。上合其濤。道士既不歸。子亦去。

與周子訂方廣遊。周子許焉。于是遂以明日往。初行
平壤十餘里。溪山效韻。望昨所爲諸峯。皆不見。無論
祝融陟嶺。得疎林。云有須彌寺。意不欲往。遂不往。須
彌而上。向背高低不一。沙邊有石。石隙有泉。泉旁有
而響。亂不知起。滅于何。臻止。
壑。壑下復有奔響。響上有樹。樹間有花草。青紅光光
中。又有飛流。雜波流急處。有橋。橋上下皆有陰。陰內
外有幽鳥啼。水可見。則水響不見。水則汨汨。樹響
萬樹茂。一山則山暗。一山或未能。或則兩山映之。使
暗崖石森沈。多如幽齋結構。至于水蒲溪毛。宛其明

秀步步懷新。度三十餘里。聲影光三絕。惟至半道。緩
行蔽翳間。右左條葉隨目。俱深表裏。洞密有心。斯蕭
譚子視周子良久。卒不能發一言。此山中太陽易夕。
壁無返照。小憇嶺端。望之蓮形。若浸。暝投方廣寺。林
火鴻濛。泉鳥驚心。僧引至殿旁。折入禪栖。廊下忽度
橋。泉聲又自橋出。所宿處。昭昭然。與來路莫辨。曉起
卽出寺西。由林泉夾道中。過洗衲池。梁惠海尊者洗
衲處。一石臥水面。旁守以大石。亂流滙瀉。聲上林間。
石去地數寸耳。不能簾。而亦依稀作簾光。稍進爲尊

者補衲石。近人因其勢，上置臺，題曰嘯。予易以戀響。
戀響者，戀洗衲以下。水石樾薄之響也。然亦任人各
領之。又西高徑，山開可入天台寺，意不欲往，遂不往。
惟坐起林邊水邊，自西歷東，低回澄竦而已。如是者
三往返。俗人知好，僮僕共清。乃出方廣路，天乃雨，影
響無一增減。但初至重徑，畧有異同。當此之時，虎留
跡。鹿爭途，猿啼一聲，卽止。蝶飛無算，似知春盡者。譚
子悵然，明日不雨，乃出嶽善辭。嶽者亦逐步回首而
望之。

初遊烏龍潭記

白門遊多在水。磯之可游者曰燕子，然而遠。湖之可
游者曰莫愁，曰玄武，然而城外。河之可游者曰秦淮，
然而朝夕至。惟潭之可游者曰烏龍，在城內。舉昇卽
造。士女非實有事于其地者不至。故三患免焉。予王
子過而目之，已未。友人茅子止生適軒其上，軒未壁，
閣其左方，閣未窗，未欄，亭其湄，發其磯，皆畧有形。卽
與予往觀之，登于閣前，岡倒碧，後阜環青，潭沈沈而
已有舟自鄰家出，與閣上相望者。宋子獻傳子汝舟。

每自情游

往來秋色上茅子曰新秋可念當與子汎于云云
淙淙之中不以舟以後筏架木朱檻制如幔亭越三日
筏成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再遊烏龍潭記

潭宜澄林映潭者宜靜筏宜穩亭閣宜朗七夕宜星
河七夕之客宜幽適無累然造物者豈以予爲此拘
拘者乎茅子越中人家童善篙楫至中流風妬之不
得至荷蕩旋近釣磯繫筏垂下下雨霏霏濕幔猶無
上岸意已而雨注下客七人姬六人各持蓋立幔中
濕透衣表風雨一時至潭不能主姬惶恐求上羅襪
無所惜客乃移席新軒坐未定雨飛自林端盤旋不
去聲落水上不盡人潭而如與潭擊雷忽震姬人皆

掩耳欲匿至深處電與雷相後先電尤奇神鬼相亂其間游事勝樂每遇此境此景宛然然幻光煜煜
入水中深八丈尺而吸其波光以上于雨作金銀珠杳然恨不能記其事以相傾也
貝影良久乃已潭龍窟宅之內危疑未釋是時風物
倏忽耳不及于談笑視不及于陰森咫尺相亂而容
之有致者反以為極暢乃張燈行酒稍敵風雨雷電
之氣忽一姬昏黑來赴始知蒼茫歷亂已盡為潭所
有亦或即為潭所生而問之女郎來路日不盡然不
亦異乎招客者為洞庭吳子凝甫而肩子伯麟許子
無念宋子獻孺洪子仲葦及予與止生為六客合凝

甫而七

三游烏龍潭記

予初遊潭上自旱西門左行城陰下蘆葦成洲隙中

露潭影七夕再來又見城端柳窮為竹竹窮皆蘆蘆

青青達于園林後五日獻孺招焉止生坐森閣未歸

潘子景升鍾子伯敬由蘆洲來予與林氏兄弟由華

林園謝公墩取微徑南來皆會于潭上潭上者有靈

應觀之岡合陂陀木杪之水墜于潭清涼一帶叢灌

其後與潭邊人家檐溜溝勺入浚潭中冬夏一深閣

去潭雖三丈餘若在潭中立筏行潭無所不之反若

住水軒。潭以北蓮葉未敗。方作秋香氣。令後先就之。
又愛隔岸林木。有朱垣點深翠中。令筏泊之。初上蒙
翳。忽復得路。登登至岡。岡外野疇。方塘遠湖。近圃宋
子指謂予曰。此中深可住。若岡下結廬。闢一上山徑。
頽空杳之潭。收前後之綠。天下昇平。老此無憾矣。已
而茅子至。又以告茅子。是時殘陽接月。晚霞四起。米
光下射。水地震天。始猶紅洲邊。已而潭左方紅。已而
紅在蓮葉下。起已而盡潭。皆頽明霞作底。五色忽亂。
雜之下岡。尋後月已待我半潭。乃迴篙泊新亭柳下。

看月浮波際。金光數十道。如七夕。電影柳絲垂。垂拜
月。無論明宵諸君試。思前番風雨。乎相與上閣。周望
不去。適有燈起。蒼蔚中殊可愛。或曰。此漁燈也。

陳武昌寒溪寺留壁六詩記

天啓二年四月春與故人孟登蔬食于寒溪寺者累日山雨積林梵聲低濕閑步殿門仰視白板字請孟登誦之孟登為誦其詩序又請沙門取紙筆錄其全詩詩六章章各有題其一曰早禱龍湖述龍德其二曰祀龍明日母疾靡留東門乏楨孟封公遺美材述孟德其三曰縣人賻贈百金用為歸資僧二十三人齋公六人為誦禮經懺不取辦香半粒迹賻德其四曰縣有三鹿商有鹿米欲用秋祭予不可請者曰安

知後來之不終用也。述三鹿其五曰：縣有魚稞。秋日屆期，請開湖。曰：待署者。述魚稞其六曰：武昌勝地，昔多名流，百年千祀。誰知陳生述名勝六題，古質鬱厚，詩俱稱是。春登目而視，孟登曰：噫！孟登曰：此吾縣舊令鏡清陳公也。古人也。當在吾縣時，務以德化人，以禮服人。有父子兄弟訟于庭，賜父兄坐，與之茶，而令其子弟拜于堂下。入公門，忿出公門，慙觀者，憚聞者，歛不意刑政汨沒，偽薄鑠骨之日，行其所學，不敢以衰世待世，不敢以衰世人待人。古人也。乃不知其詩。

至是春聞之，改容嗚乎。道德之化似亡而存，風雅之道各存實亡。方此刑政汨沒，偽薄鑠骨之日，有人焉不苦其力，不煩其視聽，隨其所安而與之，無求尚足。以使民愧畏而懷思，故曰存也。學詩者先于澹其慮，厚其意，回翔其身于今人之上，無意為詩而真氣聚焉。春嘗就而思之，歌兒舞女以情殉志，清流秀子以志殉情，其于詩也似矻矻乎求所以亡之也。故曰亡也。兩無所殉而獨立焉。斯之謂存存者，不告于人而守此以待者也。陳君始其人與孟登又言君今年補

官都下得長沙新化令。登以計偕至。恒與相見。袖數
文錢。日買餲飪充饑。晨出夕返。數十里。皆緩步迤邐。
把庸人。一。槃。抹。殺。
無騎資。而人率無知其賢者。春故梓其六詩。與孟登
私相慶而爲之記。陳君名治安。曾稽人。春不詳其氏
籍。孟登云爾也。

繁川莊記

莊遠清白江六里。過繁縣北五里。江至此分爲川。在
大石橋西半里。川又分。不及橋一畝。復合橋北不能
見川。柳陰之柳南度竹。隱橋以川爲地。不能見地。而
迫。而。徘徊。出。之。如。遠。如。近。絕。宜。纏。繞。
見川時。一見地。浮其間。如水上物。度其地十三畝。有
半竹陰之蜀中竹。善爲陰。碧沈如桐。高矚如有葉。葉
鬱鬱隆至半。萬竹齊陰。倒影在川。川嘗碧碧。浸人影
而後已。橙亦然。年深映遠。株必累百。初入竹時。烟其
步。朱無易先生從蒼蔚間置舍清亭。清所舍也。竹盡

三三
禮陰之合百數十以爲影如不見川而見川所浮之
地如檜中物然川至此奔激怒生流潑潑有聲自竹
隱橋以南之地皆若動先生乃置軒常自成都來住
累月課隸人分江水入川灌田以自澹而先生之仲
子履顏其軒爲純音先生之鄉人稱爲繁川莊先生
皆聽之萬曆丁巳官楚憲司屬譚子爲之記記暇譚
子想慕其地復爲絕句詩凡六首先先生亦聽之也

重修寶峰山觀音寺碑記

邑志載寶峰山觀音寺創自天順年間卽今所謂十
八灣觀音寺也邑百里無山何山之足名寺必麗山
是發註體非訓詰體以秀從益之故也
寺之斯山之矣或曰竟陵者陵之所竟也茭菼蒲葦
之間稍岡焉脊焉亦山之矣是二者皆無據然稱爲
十八灣寺者尤著十八灣字亦雅潔澗所環堤勢地
形及帆焉步焉者相與灣之以暨于十有八而寺之
杜撰得有趣
鐘晨梵夕於渚晦之內者亦常與舟馬之人戀竟送
響而不即去近土人又稱爲十八灣楊氏寺楊自成

化始從江右移家占籍奄有田廬寺僧相依為香飯
 主至幾傳而諱某者始克新之又兩傳而為今之楊
 居士某夙有白業間黨稱善聞旃檀而不愧見蓮花
 而生恭入禮大士境敗觸目若其身冒風日也弔百
 身于莓苔之中若其衣蒺藜也乃以數十年所耨于
 水耕于火植于木鋤于金而變化于土者舉以輸諸
 寺而像之而殿之而廡之而垣且焚之視舊制加廣
 焉越三年始改觀是為萬曆之已未歲謁碑于予而
 予因以發歎焉朝施者吾思其所瘠官施者吾思其

所膏商施者吾思其所子母僧施者吾思其所血農
不の説の福の田の因の果の昔の語の直の以の勤の行の力の在の修の其の功の境の然
 以勤行力作不造一窻不希一福而施吾望其互薨
來の貪の患の人の微の福の佛の必の不の肯の受の之
 龕宇猶有汗痕即此是日月登明矣然則十八灣楊
 居士亦可傳也已乃為記以貽後之慳貪者

新刻譚友夏合集目錄

鶴灣文章

卷十二

誌銘

退谷先生墓誌銘

觀察使吳公白雪墓誌銘

廣西古田縣桐木鎮巡簡陳公墓誌銘

將仕郎思野陳公墓誌銘

三十四舅氏墓誌銘

先府君志銘

沈母改葬誌銘

先母墓誌銘

岸和尚壙銘

家仲氏墓誌

謝察與吳公白雲墓誌

退谷先生墓誌

誌銘

卷十二

新刻譚友夏合集

新刻譚友夏合集卷之十二

島濟文州

竟陵譚元春友夏著

金壇周一鍾介生

古吳張澤草臣評

誌銘

退谷先生墓誌銘

退谷先生者吾友鍾學使伯敬先生也退谷既葬其弟曰快者謂元春知獨深可不須狀而銘又地下人偏嗜其文字不宜舍所嗜乞他人銘元春唯唯居數

告
月其嗣咳夏復以母黃宜人之命申焉元春返其幣而哭使子不為文則已使子而尚為文也舍是奚述焉雖然退谷異人也不奪其形影精光使必傳於世徒絮絮然為誌墓之言彼其詩文誤述雖傳矣而形影精光終不能行於天地之間則是誌墓者之罪也元春伏思累日夜至不寐達旦退谷初在

神宗時官行人思有用於當世與一二同官講求時務厭呻吟不從病起玄黃水火終日賸瀆以為吾若居給事御史務求實用不競末節小名愛戀身家如

鷄鶩之爭食婦女之簡狎庶不令主上厭極大創

禍流縉紳然其要惟在讀書讀書而後實忠實孝實

用出矣先機蚤見已若知有熹廟之末年與

今上之神聖者是其人真可大用會有忌其才高者

阨之使不得至臺省後遂偃仰郎署衡文闕海終不

能大有所表見而僅以詩文為當時師法亦可惜也

退谷羸寢力不能勝布褐性深靖如一泓定水披其

惟如含冰霜不與世俗人交接或時對面同坐起若

無覩者仕宦邀飲無酬酢主賓如不相屬人以是多

忌之。而專積思於書史。齋頭亦致法書名画。瓶几布
 設。不數日。繙閱功深。塵堆硯表。卷帙正倒參差。常從
 塵硯中。磨墨一方。頭眼入於紙筆。作書生家紙格細
 字。居官垂老。無一日閒。嘗恨世人聞見汨沒。守文難
 破。故潛思遐覽。深入超出。綴古今之命脉。開人我之
 眼盼。故其所著書。出賢者通志。而鈍夫長根。雖甚讐
 怨者。意欲投之於厠。而不能禁其不行。萬曆甲寅乙
 卯間。取古人詩與元春商定。分朱監筆。各以意葉取。
 錦莠除礫。笑哭由我。雖古人不之顧。世所傳詩歸是。

也。幾以此得禍者數矣。小儒輩侏侏暖暖。刻為書破。
 之退谷。咲謂我曰。是何見之晚也。吾輩除此書外。自
 有可傳後者。正不須護之。使人不如我輩。護此書而
 必欲其興與世之如此書。而必欲其廢。廣隘深淺。相
 去幾何。予深高其言。退谷改南時。儼秦淮一水閣。閉
 門讀史。筆其所見。題曰史懷。孤衷靜影。常借歌管往
 來。陶寫文心。每游人午夜棹回。曲倦酒盡。兩岸寂不
 聞聲。而猶有一燈熒熒。守筆墨不收者。窺窻視之。則
 嗒然退谷也。東南人士以為真好學者。退谷一人耳。

所至名山川必游。游必足日淵渺。極升降縈繚之美。使巴蜀。歷三峽。入東魯。觀日出。較閩士。陟武夷。東南之久客如家。吳越之一游忘返。山川豫待。人士歡迎。其○山○水○支○游○相○長○直○不○欲○名○士○耳其詩文未嘗不勇進而勤徙也。年四十八九始念人生不常。佛種漸失。悲淚自矢。以為讀書不讀內典如乞食終非自費。男子住世數十年。不明生死大事。貧賈而去。一妄庸人耳。乃研精撈嚴。眠食蕭瀾。皆執卷熟思。著如說十卷。病臥猶沾沾念之。曰使吾數年祝息人間。猶得如此。莊嚴路也。退谷簡易如揚子

雲劉子政一流人。敝車羸服。挾雙僮。出不治威儀。嘗遊虎丘。遭兩公子見侮於途。醉狀敬傾。作捉搦躄躄勢。同行客怒欲毆之。退谷急止之曰。此惡少也。吾趨避之耳。明日傳刺有兩書生求見。肅衣冠。書幣恭謹。以文來贄。稱弟子者。退谷出舟相見。則向人也。為細閱其文。不復言。兩人慚無措。退谷雖嚴冷。然待友接士。一以誠厚。薦人惟恐其知。曾荅當路書。至半。停筆思曰。彼方有何士。為一言之久之。思得一人喜而書。汨汨然若有所請。屬者其後所薦人多。雖黃退谷彼

前事朴而怒。此事傲而達。總

不典世俗人交接耳

特未知前書中語耳。使以書中語告之。慚當何如也。
 性喜擇士。凡一見而知其人。卒以成名者甚衆。遇有
 真賞。雖其人在千里之外。心憶口追。常如隔隣。人有
 佳文妙談。日自尋味。以潤澤其胸臆。不問所逢貴賤。
 皆執其裾而詳告之。故徃徃才人成就。歡悅無量。但
 以愛人慧巧。不肖者因而呈身。濫入交游。詢對齟齬。
 皆叢于此。亦可爲士大夫不慎之戒矣。退谷內行過
 人。凡大父以下。先世貽家孝愛。爲生艱難。事皆迴環
 於心。未嘗一日忘生嗣父母。恩養教誨言之哽咽。不

能竟其詞。弟姪相依。孤寡盈前。歡笑痛苦。一往無緒。
 然居喪作詩。文遊山水。不盡拘乎禮俗。哀樂奇到。非
 俗儒所能測也。予嘗記其一事。生父訓導公。以受禮
 部郎中封去。毘陵退谷亦秩滿。遷閩中督學。侍親還
 家。舟泊九江。歲除。明晨服吉賀正。訓導公素嚴。忽中
 繼室之言。不聽。上舟退谷。衣冠立岸上。良久。長年廝
 役。錯愕。不知所謂已。而上舟。跪拜訓導公。咄咄促之。
 起。問姬安在。則猶牀上。卧。退谷復衣冠拜牀下。曰。大
 夫人安否。謹再拜賀太夫人。正後侍童爲予道如是。

告

○至性○中○一○贊○使○相○淺○歎仰二字添承

予爾時問之歎仰而已退谷為諸生十二年常不利
癸卯舉孝廉至庚戌始為夷陵雷公簡討所深賞中
第十七人成進士為行人者八年中間使四川山東
及典貴州乙卯鄉試者凡三差擬部者二年改授工
部主事上疏願改南曹部持不覆者又二年授南禮
部儀制司主事轉祠祭司郎中者又一年陞福建提
學僉事考較興化延平福州三府者一年尋丁父憂
去職大計中人言服闋居家者凡三年而退谷卒壽
蓋五十有二矣生于萬曆甲戌七月二十七日沒以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葬以天啓末年丁卯十月
十二日塋去皂市十里笑城之南所著書有隱秀軒
全集評閱諸書俱行于世退谷諱惺字伯敬先世江
西永豐人正德中始徙景陵之皂市曾祖諱弘仲祖
諱山最有隱德山生二子長即公嗣父諱一理號裕
齋公嗣母陳宜人次即公生父諱一貫號魯菴公武
進縣訓導生母馮宜人皆以公貴拜大夫宜人妻黃
氏亦封宜人妾廣陵女吳氏以過悲繼公死黃宜人
所生子肆夏年十四為諸生穎邁早卒嗣子陔夏亦

諸生娶謝氏有孫矣母弟四人愮早卒愮諸生詩文甚奇先退谷卒愮又先愮卒獨五弟快在耳快真朴長齋事佛通書畫事予如兄姪二人昭夏納夏昭夏亦諸生元春既已為誌憶昔年退谷之作魏長公銘也曰後死者之墓之誌烏知夫誰手予戲謂退谷有如我一旦填溝壑所謂君雖恨于臣無可奈何也當時戲言耳豈意一片幽石真落予手乎悲夫何以銘

銘曰

餐幽微秀無終極冰性霜毫真宰匿得意靜書不再

觀察使吳公白雪墓誌銘

吳公白雪天啓甲子卒於寧夏既輿視歸家五年二子寅驥將以崇禎二年正月二十三日葬公於北郭

香稻園園公所營也其中綠篠幽石水榭煙路皆公

之如游記中

平日耽玩徙倚之地又其北為三一菴舊為東林寺

公少與李少參長叔讀書處兩君先後通籍公湖州

歸葺之燈火青熒煙水空冥公魂魄必往來是中卜

吉固宜矣而二子以其狀乞銘于元春記公家居日

予常過公貝閣愛其天機鏗宏道心超忽固嘗以公

爲韻人也而讀其狀想其居官又不得以一韻而掩之乃作誌曰公諱文企字幼如白雪其號又號屋菴老人又號絮菴毛恭人孕公時從兄方伯公文佳舉于鄉旗至而公生故小字旗生其先世自三吳徙吾竟陵曾祖諱瓊祖諱政潮父諱鏗贈公也贈公有四子而公爲季贈公早歿伯兄文炳督之學辛卯鄉舉第二人戊戌成進士初除南戶部主事卽矯然以清節自治往權武林井新關公慨然曰瑞爲虎官爲狼商不可爲也澄心察之度其利病所在而一以商爲

凡○作○官○人○决○不○肯○濫○心○故○清○心○又○在○寡○欲

飾海嶽如從君受職驅煙排霧待拂拭紛紛餘子不相識強來君前談法式鞭笞鳳麟加裁抑爾曹蠢蠢徒失色勤農堯湯費稼穡汗流至踵沒籍混大勇猛人歸蓮域厭多聞障宣慈力海印放光只頃刻發棺求之不可得茫茫衣履我銘側

命於是減織雜稅三千金。有翼瑞而虎者，抵於法，除其蠹殆盡。少冢宰史公嘆曰：亭亭哉斯人乎！疏薦之。後六年，出守寧波。曰：吾今日東海太守，惟知有法耳。定海邑爲防汎駐節之地，郡城闕常虛其地以貯戎馬。豪者奪之爲市肆，而輸金賂守，號公用錢。吏抱牘進，公叱之：豈有是乎？撤其屋，卽相國家奴，不得庇蓋。沈相國郡人也。又公座主，先是守令以折腰見，公曰：不可。入而揖，揖而請，羶下拜。相國答拜，有橫于市者，相國家奴也。民訟相國，公械繫之。朱書其上，訟相國。

者罪勿赦。一郡人見械上書相國無所諱，莫不股栗失色。郡中以濱海防倭，有水陸兵餉數十萬金，向飽人腹，不得問。公身自支算，秋毫不受人漁，務使國家兵餉出于實用而後已。大司馬青雷薛公作撫戎碑，載其事曰：安得九邊皆若人乎！豈憂南倭北虜哉？歲丁未，上計畢，取道還家。鴈毛恭人八十，再赴郡，尋丁母憂去職。家居五年，始補郡，得湖州。湖州與四明壤相接，清粟之聲達於境外，舊多寇盜，出沒于流萬嶼中。聞公至，皆解去。予嘗過吳興，郡人譽之不容口。韓

太史求仲導予尋公故蹟，由桑苧園上鵲鶴亭，因謁白雪祠，祠塑公像，予不覺失笑，何其似使君甚也。因爲予談在郡卧治，琴書悠悠，當置公顏清臣柳文暢間，會太守秩滿，遷江西副使去郡，郡齋有石一片，宋元豐間物，公從林薄中出之，笑曰：太守落落如此石。○語○不○可○將○去○石應太守將去，遂歸里，與石相對，擲饒南節，不赴。偃甲八年，始起家秦中，修兵關西，嘗署守道苑馬兩印，一以考覈虛實，約身束下，墨吏皆望風而避，蠹有根穴，不盡搜剔不快。由是平涼固原之間，兵餉皆有紀

告海文
經。平涼宗室萬家。祿餼不均。不以時給。常聚族而譁。公曰。此非宗人譁也。在我而已。哀益之。去其害。宗人以悅。未幾。調寧夏兵糧。兼督學政。寧夏古朔方地。虜在籬落間。叛服荒忽不常。賓兔宰僧松栢黃台吉十有三種。其部落欵貢效順。獨銀定黠不服者三十年。降夷或欲窺邊。則用爲口實。公移寧夏後。是時有一老胡棄家薰修。胡人宗信之。號爲佛僧。即兵事亦咨焉。佛僧教銀定降。邊吏具以聞。督撫臣請于上。報可。乃以公出塞平虜。銀酋初譁。議賞不合。公持之力。命

撤去欵宴。卽草檄飭兵以待。酋見公不可奪。乃意絀。公于是登撫夷臺。宣命受降。是日貢名馬數千蹄。乃給文錦金錢牛酒勞之。酋皆羅拜呼萬歲去。公在寧夏。修敵樓。易戰馬。造石閘百餘里。不爲一切衰世苟且之計。賀蘭細柳。聳然改觀。巡按高公曰。民失一寇。軍得一韓。非虛語也。忽夢有幡幢鼓吹來迎者。覺而異之。有頃端坐而逝。公爲人清通靈警。妙整風格。而臨事先發制奸。迎見逆決。尤其所長。每到官。輒呼吏胥問年久近。年深者輒罷之。吏胥自言無罪。不當罷。

公笑遣之曰。戀戀公家。卽汝罪也。公清冽固其天性。然亦由嶽崎成之。官吳越時。家人舟舶往來。凡秣秣。皆畜皆自家中。潛齋到廨。僮婢閑暇。日從署後園刈草攀枝爲薪。不時時向外採給。民皆駭服。私相謂曰。吳府君不食脯膾。猶可也。無薪何以炊。世固有清廉。更能令釜自熟者乎。其忍情邁俗。不令人測。皆此類也。所著有絮菴慙錄。讀書大義耳鳴集。藏於家。公以嘉靖甲子九月初六日生。以天啓甲子八月初六日卒。得年六十有一。嗣子寅。驥。皆諸生。寅樸雅能繼其

志。驥有雋才。從予遊。初公艱嗣息。一日夢贈公謂曰。無憂也。有子考視其足。則着重履。沒以二子爲後。始知考寅小字也。履驥音類。夢竟驗。譚子曰。吾邑自魯振之祭酒後。德業名實。相踵不絕。而公于其間。具勝因。標佳事。有錫杖胡床之思。古鼎奇字之思。可謂韻矣。紀之亦足以傳。然觀公關西效塞。恩威相輔。非但人不敢以韻盡公。卽公亦若恥以文士廉吏盡。而思以宗澤种世衡之奇抱。一施用于當世者。予猶愧其未足以盡公。是宜銘。銘曰。

鶴合道巧中理典兩郡心如水倚長劍拭髭几黠者
服降者喜死頭落馬驚起緋衣迎長吉死獨樂園通
德里我作銘公瘞此似吳天煙月美

廣西古田縣桐水鎮巡簡陳公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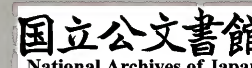
會稽陳復野公生于弘治乙卯四月望日卒於嘉靖
甲辰八月五日年僅五十壽葬矣至萬曆丁巳其孫
汝道先生名治安者始來楚爲武昌令又以天啓士
戍補楚新化令而是年四月八日子過寒溪寺忽見
壁間有丁艱時別武昌六詩甚不類今人作驚喜而
傳之越三年甲子四月自新化以書通予於家始爲
復野公乞銘而予適在京師未之見也又一年乙丑
改教豫章之德興是年十一月復來取銘而予因重

有感以公之葬五朝矣。何尚無銘予何以得銘公。公
 之孫何以徵予銘予何以與公之孫交其故皆荒奇
○奇○人○古○交○
 非由設施已而得其故曰知之矣復野公懷奇好古
恍忽不知其所象
 人也予往者眠寒溪殿門之壁若有物焉殆復野公
 耶於是志之曰復野公名秀字大芳性任俠尤好讀
 書然不好舉子書舉子書一讀輒厭之脫身走燕趙
 交賢豪有氣岸人不肯逐隊行遂留都下為兵部掾
 更公鄉人居都下為掾吏長子孫率以為常相緣沿
 成魁獨公慨然曰顧其人何如耳安見公門不可托

身乎為掾吏好讀書日益甚賓賓如士人司馬尚書
○使○子○師○椽○曹○彼○郎○何○人○耶○達○節○特○識○非○其○人○
 即重之使其子出拜問業曰是人殆江南學者也汝
○誰○與○歸
 師哉考績還里家日落然性豪宕輒以其暇日治具
 酣恣與宗人子弟稱引書史凡子弟師友連翩招呼
 以充坐客未嘗與俗人飲山陰有李真泉先生受業
 于王文成善教人富人局其塾不易致公百計致之
 載與俱歸終不聽李先生還李先生亦不復取其故
 館圖書衣履遂留塾課其仲子公因相與讀書討論
 口聞所未聞久之兩人深相得公雖家不及富人然

事李先生謹暑月遷室手斲松枝爲架蕭蕭陰映他
生徒直日供飲饌身爲試筋旨然後進又親滌溺器
器中納蛆蛭蛇漱之尊師友如父兄身操作如餓隸
此寧獨富人難耶謁選得粵西桂林郡古田桐木鎮
巡簡時幕府有喪太守欲遣官弔烟瘴不可往人皆
避謝公挺身請行寧可以避難爲官官無崇痺失義
均耳太守大喜遣之贈一囊藥曰庶免于癘然竟不
免返命而卒太守爲買棺前所善邑之卿大夫嘗令
公會稽者曰王公文儒爲視含歛極其誠扶襯者爲

僕人陳瑞初從僕四人或病以死或逃亡獨瑞萬里
伶仃乘傳哀訴廩支贏餘毫髮不以自盜此亦有過
世所稱士君子者焉非公寧有此僕也公之文恒齋
君生二子伯子雲野公節齋善治生家故饒厭公所
爲兄弟似殊志者一日雲野公與人鬪身往助之不
勝閉門恥不出忽出門去從師武人學擊刺每月夜
則步入僧寺操械負劔而舞盡得其法無所用始棄
去然亦可以想公至性奇氣矣公凡兩娶元配金孺
人繼爲祁孺人金出者一祁出者二師堯金出交爻



皆祔出爰別號曰思野公予亦為之志墓即子友汝
道先生父也銘曰
孰謂掾鄙博聞心古孰謂官微豈無靡鹽孰謂歲遠
貞珉可補

將仕郎思野陳公墓誌銘

楚舊尹陳子汝道嘗以其親將仕郎思野公一傳一
志銘請于春與鍾子伯敬春諾傳伯敬諾銘迨汝道
使使來徵而伯敬先數月死子傷其負也因輟傳而
從志以終友信焉志曰公諱爰字可效復野公季子
年十二孤失學為縣掾事古公文炳張公進思入京
三考貼辦歸會稽有同姓冒公名為奸當除名古公
張公適為京官辦之力訊官不可已而指貼辦擅離
職役亦當除名蜀人韓公恣為吏部雪其冤捕同姓

冒名者。且吏貼辦。非擅離職役。名因得不除。久之謁
選爲桐城典史。遷石浦巡簡。以歸。及汝道爲武昌令。
迎養武昌。久之。又歸而卒。卒于萬曆之己未。距嘉靖
癸巳生日年八十有七。其配沈孺人。先一年卒。亦八
十有七。合葬于西山子治安治本治策安。卽汝道。嗚
呼。讀汝道之狀。可謂不以所賤事親矣。夫世所賤者
掾吏小官也。汝道所賤者。辱人穢行也。苟世之子孫
世○益○有○其○人○之○德○是○其○性○情○殊○錯○耳○無○怪○其○令○此○而○
有能以科名文章揚其親。如汝道者。談至先世爲公
取○彼○也○門掾爲卑卑無所比數之官。則不欲盡其辭。有人問

及之。則面發熱。若問者以此相譏病。而至其先世集
詬好貨財。戕賊人以行媚。反若可安焉。誰謂是人孝
者。汝道述思野公。獨干一考。再考三考。桐城典史。崑
山石浦巡簡。津津然談之。如科目。縷悉之。如高官。要
談○事○委○悉○而○意○氣○沛○瀉○悲○憤○地子若孫。益榮增華。如得美蔭。考其實。勤廉長厚。自
立無苟之地。稱爲當世賢者。有餘。吾以知汝道真能
愛其親。且尊也。凡他掾吏入京國。意欲何爲。不過取
千萬如寄。公三年間躬躬。不囊一錢。在桐城時。
太守蒲陽唐公重之。拉與上計。途次貸公八金入都。

還公公徑受之無猜也官崑山崑山張給事家獲山
 木盜公私念茂荒民苦特拾山下殘枝非盜也呼之
 久不至至則言曰欲賣女克所司用公曰吾所司自
 書記至兵卒無需錢者可無賣女否曰如此又安用
 賣女其人竟得不坐公介心亮節難可舉述而予以
 為却金還金不賤窮丐公生平總如是但當傳此一
 二使人想見古人之意而已太守之入金可以取償
賢其守亦賢其為給事者亦賢其致入下舉安不難也
可以尉取償可於上計時取償無他思而給事家之
難也人之以其文傳而文亦以傳矣
 盜殘枝者可釋可以巡司官釋則天下舉安不難也

嗚呼當汝道之時恐已不然者矣子故三致意焉
 以賀公之遭銘曰

賢者乎抱關擊柝長者乎寶廉居約吾何恐不志公
 墓乎亡友所諾

三十四舅氏墓誌銘

○世○俗○鄙○事○言○之○而○輒○可○笑○可○憤○者○譚○子○每○矜○慎○
儒者見農人一切漫不為禮。祖父士大夫而後人務

風○雅○出○之○每○欲○使○人○瞿○然○悟○而○釋○然○驚○
農以為降春嘗竊笑之曰是殆未見吾三十四舅氏

魏崑山公也。孰可禮孰不可禮孰升孰降也。天啓乙

丑歲十一月二十二日舅氏死得年六十有一春特

誌之以告賢者。誌曰魏在邑為孝友族三世不拆箸

外王父似村公兄與姪皆中鄉試外王父為博學諸

必○要○親○熱○相○信○其○故○始○行
生每教人必以古人三男四女皆日熟其言吾姨吾

母亦以女子知大義徃徃有婦道母德吾舅氏三人

其伯為良翰，仲為贊化，習舉子業皆不成。伯舅氏為
 吾第輩塾師，又予嘗從學律詩四聲，年七十以死。予
直以已詩作一故實何等自待何等待人
 詩中有二十九舅者是也。仲舅氏則未五十便死。予
 少時小學四書尚書，皆舅氏口授，恩勤倍深。但兩舅
 氏咕咕授生徒，貧困失職，衣冠步趨未肯失尺寸，稍
 以以詩書誤，而三十四舅崑山者，則其季也。名良玉，
 不治儒，去學為農，魏自三氏合爨時，家盛歲豐，數十
 年後歲常大水大饑，田皆瘠薄，耕者率不屑盡力，而
 舅辛勤力穡，牛種因時，簞食壺漿，約已豐人，故其春

先眾及秋先眾成，良田亦不能過也。孝友恭謹不
說人四段而敷語已備
 家問吾母安否，夏月稻登場，必遺以新，仲秋月圓酒
 熟，必寄予兄弟，每過予家，則教以安分行樂，勿向幻
 世作認真事。予兄弟往拜舅室，見其與婦喬孺人，子
 女四五人，所畜童婢二人，料理鷄埒牛圈，屋茆釣繆，
 寬然無辱于擔石之中，應酬不煩，王稅不逋，貴不知
 敬，富不知羨，若以今世士大夫稍能知苦樂安危者，
 聞舅氏事，豈有不竊歎者哉？而其兄農人，又一切
 漫不為禮，嗚乎！吾其可以不銘。銘曰：

古之農乎。真吾舅也。今何士哉。甥所醜也。

先府君志銘

不孝聞貌真者。惴惴曰一豪不似。卽是他人。而人子

狀其親也。欲以古今人之德業文章。并集于親一人

之身。其意豈不甚孝。嗟乎。掇拾古語以稱今人不孝

惴惴焉。懼其不真也。人苟以名行自治。又使人望而

稱爲快人。旣死而衆人耳目之前。覺少一快人。足以

悲而思矣。况父子之間哉。不孝悲思吾先人。初爲狀

將以求諸志銘者。而久之卽以爲志。且銘焉。字涇三

寫則誤。故不孝仍自用其狀。以求真也。記先人言其

少時行當陽界暮投村舍龕上有譚公湘涯神主異而悲之父媪驚問故先人曰見神主姓號與吾府君適同故悲耳父媪曰郎君卽是乎公爲我德我是以如此因泣下不能起與先人羅拜交相泣先人歸而歎曰嗟乎人不可以不爲德有如此矣先人九歲孤十八爲諸生性佻達與諸少年爲衣馬聲伎之樂尋自悔今日游戲信快有如與盡神憊而我將安歸乎藏其故所衣篋中衣大布衣諸少年望而走矣當先人衣馬聲伎時用財如土然性實爽不以謝諸少年

遊故卽錙銖爲富人其氣從卑之徒有以籠單董之士矣置田無則又賣之客至卽留留必傾樽作客卽自留傾其樽坦衷率性直腸快口暎帶一坐越禮驚衆雖其體稍肥竊觀先人上馬歷階步樾弄影謾謾然如一灑人也此豈無神情也哉凡不孝所與多快士過不孝之家者不與不孝談而與先人談不孝退其語笑倍不孝坐時及不孝趨就坐而客與先人笑頓止先父母勝已而倍此等皆從心中自流自止語諱之子言之而悒然者多矣子父之優劣亦可以想見也已嗟乎不孝又惴惴焉懼其不詳也先人諱某字德父以早孤念先大父不

獲與其大母同養故又號念湘嘉靖辛酉九月二十
 八日午時生萬曆丁未九月十八日酉時卒萬曆甲
 寅十一月十二日子時祔先大父母白竹臺之墓年
 四十七而即逝逝八年而始葬痛哉子六人長即不
 孝元春婦劉子笈籍元暉婦劉子簡次元聲婦歐陽
 子篤次元方婦江子籟女一次元禮婦楊次元亮婦
 王女三人長適朱運恒次許字盧克耕次許京山魏
 繩理當附志銘曰
○決○不○肯○辱○親○在○此
 不求於人而自銘焉明乎其有子也不求乎備而務

實焉明乎其有恥也嗚乎此先君之指也

沈母改葬誌銘

奉感封給事沈鎮東先生元配曰楊孺人。沒十年而始葬。葬十二年而復遷。其葬也爲黃陂南鄉青鳥家谷之。發視良然。距南鄉二十里而近。有丘罨如者。爲匡氏地。岡巒環匝可定也。改葬焉。孺人葬後十二年。間以仲子炎洲公令香河。居諫院。重有太孺人贈。又以國有曹節侯覽之禍。抗疏不勝。與一世正人削籍。里居。誥命靡留。後三年。而。今上御宇。不大聲色。誅磔之。如卷殘雲。而給事公首。

召還泉壤復一光。獨其幽寒沁骨。必議遷乃克安。而復誥命適與遷會。若起而受。新天子冠帔之錫者。人以為榮且快云。是時長公滄洲亦自武學徙吾邑。廣文與元春交甚善。一日歸潏中。父子兄弟謀曰。人生世間。惟師友志同而思深。為吾母忘墓也者。非師則友乎。曩者葬既乞銘于座師韓太史矣。今竟陵譚子者。方有志于古文。是固吾友也。吾友則可銘也。于是給事公以其書幣來。而滄洲君與其五郎永親拜于吾庭。元春愧念之。是寧可以世俗名爵量其胷次。

托重甚以為不輕。

當之者誠不以為愧。

者諾而志之曰。沈楊同里。聞世為姻。楊處士城有隱君子。行生孺人。極靜婉。十九歸封公。逮事舅姑。封公父至。軒公方嚴人也。束子婦不為借。母陳濟之以慈。孺人敬順操作。身影在井臼春杵間。不以勞貽姑。每農月。臧獲在田。孺人一手支壺簞。汗常浹衣。起而更衣。不令陳母知也。最能得陳母驩。陳亡。孺人悼思終身。又事繼姑張。得其驩。孺人亡。張悼思之。亦終其身也。嘗訓諸子婦曰。惟慎惟默。可以處娣姒。汝輩戒之。汝輩腹能妊子。難藏一語。乎聞者歎焉。孺人為婦。

事姑為姑教婦不出慎默兩者亦近代之鍾郝矣性
 尤澹忍不鱠不鬱。既孟如齋恃薄粥以為生身無嫌
 帛即婚嫁歲時一帕蒙頭而已然孺人明大義不為
 一切嗇陋封公同產姊妹四人皆孺人黽勉匍匐以
 成封公孝友貧者田廬之緩急時之嫠者悼之乏子
 息者媵之有喪者衾之槥之嫁者奩之孺人助居多
 先是封公攻苦遠學學成而試輒困孺人督課諸子
 滄淚勗之嘗曰汝父數奇王母以為憾汝忘汝父之
 困于一試乎曰不敢忘有度歲山寺不歸者母喜治

此可為之相助耶吾恐不能相助

漸且相非也也 而女德之遂巍然而不可及

細極郵事必

必真實持大体人能知之下此即不知其事之難解
 辛羹椒漿遺之塾師故江右人挈幼弟來學孺人辦

供具衣履歲不衰手為薙髮先公諸子逢歲飢魚菽
 艱辛終不令塾中匱而身則竟日廢七筋也自長公
 補諸生餘皆能文章始勸封公謝經生業十畝之間
 甘之如薺有夫耘妻饁之風焉至丙午而給事公舉
 于鄉孺人蓋親見之其明年始卒長子惟燿即滄洲
 方論吾邑次惟炳即給事公丙辰進士次惟輝次惟
 煌俱廩生女二孫十五人曾孫七人孫女六人嫁娶
 皆望族名人諸子孫傷之曰嗟乎母則苦矣惜也不

同有今日也。元春獨以爲不然。夫母也古賢母也。儉約主倡。在顯彌篤。且素風漠漠。出乎天性。豈以今日有加。簋有羸篚哉。銘之足以風。銘曰
幽官冷闕。松柏空長。牛眠有所。勿戀南鄉。君子難老。黃髮暎裳。一門粲粲。鸞鶴相將。荆布糠覈。約取奢償。家傳一經。朝有封章。天人同德。地敢不臧。易汝一坏。降汝百祥。我作斯銘。千億年藏。

先母墓誌銘

先母魏儒人。邑世家女也。外祖似朴公。博學長者。嘗舉古人懿行。教授子女。女雖不令識字。然曉大義。過獨明其大。而小者無用考也。於三男。先母其最也。年十八。歸先父。事姑率下。及先

父所爲。磊落少尺度事。則曰孰可孰未可。吾聞之家訓如是。十九生元春。自是多男女。年四十一。卽喪先父。一夕夢先父。故所愛常乘白馬。張口作人語。曰夫人壽止五十三耳。至五十三果病。病漸失明。在牀榻間。進茗粥。初無痛苦者。凡八年。始從先父地下。得年

借人以爲三字迥然知其德感

六十矣人以為五十三而後先母自用慈靜延年云
孀後取婦五女適人三子偕皆諸生孝廉內外孫孫
女成隊世俗稱量謂先母用是瞋嗚呼先母生平異
○六○將○兩○句○立○素○竟○全○文○俱○有○丈○夫○氣○而○無○巾○緇○態
甚生平喜諸子讀書而不以榮進責望每逢下第之
歲輒置酒勞苦諸子曰此自有定分吾亦不須汝曹
有此也嘗邀友人王君時揚輩同飲至醉私相戲曰
負不到門非堂傾樽蓋自寬也戊午省試罷歸元春
意殊倦欲謝去之人白母母喜能如是乎是亦足矣
元春是以謝巾衫如棄屣越三年辛酉閏周公鉉吉

來楚督學百許致元春入闈元春心動起而應召又
入白母面有慙色自陳亡賴先母應聲曰如兒者真
可謂亡賴也其作勞薪於人乎何尤往甲寅冬十一
月葬先父還馬蹄響於門訊之則前此郡所試童子
中吾弟四人俱列高等也是時家祚衰又父骨甫厝
獲茲好音收泪啓母聲跡歡動先母方坐爐次但以
筋撥灰不答元春懼而出稍頃跪請曰母何爲不喜
○意○識○周○達○不○欲○使○自○薄○以○薄○於
先母因切責元春汝見汝喜時有憑觚而待者非某
○人○德○使○明○此○意○耳○
姻家婢乎明日歸道汝喜若是汝不自愧耶先母情

塵無繫。天性近道。子女恩深。本無可言。嗚乎。先母實
異甚。現前遶膝。則一倍憐念。纔離旬日。便無多記憶。
少子愛女。一切情緣。至母略盡。惟兄弟同居時。日將
大。約。賢。母。具。一。段。經。濟。如。一。味。煦。濡。慈。愛。則。保。諸。子。婦。房。闈。門。巷。所。出。所。經。來。往。於。懷。一。日。而。易。之。護。多。而。教。訓。後。其。卒。為。婦。人。之。仁。而。庸。愚。其。子。也。可。勝。道。哉。
語元春曰。人家端肅和睦。盡在於是。久之遂析其箸。
嘗曰。勿好和順虛名也。其恩愛脫然。獨具識慮。雖通
明男子。或不及。嗚乎。抑不孝元春所謂近道者也。隆
慶戊辰之十二月五日。先母始誕。歷萬曆泰昌天啓
三皇帝。歲維丁卯。九月十七日。卒於第五子元禮家。

岸和尚壙銘

東湖僧覺岸。以戊午客辰陽。不得還。明年己未。徒某
僮某。往火其骸。甕拾之歸。而瘞諸塔院。值予方出遊。
其徒不知來請銘。予悲其志。為壙銘。亦不納壙中。使
後人知有岸。從予遊也。志之曰。岸有術行。善取予。聞
四方賢者樂就焉。又自目擇之。未嘗失。每出必求予。
作書于其方之士。意不主是書也。第用是書。往或投。
大。願。力。作。大。功。德。如。必。荷。人。而。後。為。之。恐。仙。佛。亦。自。立。人。耳。決。不。欲。知。此。借。托。者。於。岸。亦。有。以。明。之。也。
書其人不在。或見其人。未有情力。而岸自以其辨智。
行于其所客之地。誠詭交。用身所一。過皆成。故人書。

實無功焉。而歸則德予書也。不已。始為邑無經藏。憤
自任。遍乞士大夫作疏。出募意。不主疏也。而貸于人。
而復貸人。而更營之。而又以能與人取之。雖事之涉
傭販者。不難居其辱。以資其智。凡二年。乃奉南藏歸
寺。予以是益才岸。岸欲自建一閣。莊守藏經。為湖中
妙勝。意愈不主募。歷辰沅溪洞中采木。與苗人雜居。
妙論誠詭交用及在盡苗人性情耳此作文出岸
苗人愛其誠。樂其詭。爭為之用。岸載木抵辰市。三倍
盡賣之。復往返溪洞如販狀。卒中疫。與其所俱二人
死。洞中人皆不知岸。所以取予誠詭之道。皆以藏經

閣故。而竟不成。客死菁莽間。未償責。有負人名傷哉。
深惜之。而明之。終不欲負此名。以發權信之。至矣。
予既與岸。暱而不為汲汲。明其志。世安用與。古文士
處銘曰

足目皆飛。志氣不止。汝是沙門人。曰客死。何其謬哉。
各觸悲喜。取或傷廉。與或傷惠。死或傷勇。思汝憤憤。

